

《北溪字义》

《鬼神》

- 1 >> 鬼神一节，说话甚长，当以圣经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，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，又以后世淫祀作一项论，魂魄附又以后世妖怪作一项论。
- 2 >> 程子曰：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张子曰：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。说得皆精切。造化之迹，以阴阳流行著见于天地间者言之。良能，言二气之往来，是自然能如此。大抵鬼神只是阴阳二气之屈伸往来。自二气言之，神是阳之灵，鬼是阴之灵。灵云者，只是自然屈伸往来恁地活尔。自一气言之，则气之方伸而来者属阳，为神；气之已屈而往者属阴，为鬼。如春夏是气之方长，属阳，为神；秋冬是气之已退，属阴，为鬼；其实二气只是一气耳。
- 3 >> 天地间无物不具阴阳，阴阳无所不在，则鬼神亦无所不有。大抵神之为言伸也，伸是气之方长者也；鬼之为言归也，归是气之已退者也。自天地言之，天属阳，神也；地属阴，鬼也。就四时言之，春夏气之伸，属神；秋冬气之屈，属鬼。又自昼夜分之，昼属神，夜属鬼。就日月言之，日属神，月属鬼。又如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是气之伸，属神；及至收敛后，帖然无踪迹，是气之归，属鬼。以日言，则日方升属神，午以后渐退，属鬼。以月言，则初三生明属神，到十五以后属鬼。如草木生枝生叶时属神，衰落时属鬼。如潮之来属神，潮之退属鬼。凡气之伸者皆为阳属神，凡气之屈者皆为阴属鬼。古人论鬼神，大概如此，更在人自体究。
- 4 >> 礼运言「人者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之会，」说得亦亲切。此真圣贤之遗言，非汉儒所能道也。盖人受阴阳二气而生，此身莫非阴阳。如气阳血阴，脉阳体阴，头阳足阴，上体为阳下体为阴。至于口之语默，目之寤寐，鼻息之呼吸，手足之屈伸，皆有阴阳分属。不特人如此，凡万物皆然。中庸所谓「体物而不遗」者，言阴阳二气为物之体，而无不在耳。天地间无一物不是阴阳，则无一物不具鬼神。
- 5 >> 祭义宰我问鬼神一段甚长，说得极好。如曰「气也者，神之盛也；魄也者，鬼之盛也」云云，郑氏注谓：口鼻之呼吸为魂，耳目之聪明为魄。又解得明切。子产谓「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阳曰魂。」斯言亦真得圣贤之遗旨。所谓始化，是胎中略成形时。人初间才受得气，便结成个胚胎模样，是魄。既成魄，便渐渐会动，属阳，曰魂。及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，故人之知觉属魂，形体属魄。阳为魂，阴为魄。魂者，阳之灵而气之英；魄者，阴之灵而体之精。如口鼻呼吸是气，那灵活处便是魂；耳目视听是体，那聪明处便是魄。
- 6 >> 左传曰：心之精爽，是谓魂魄。淮南子曰：阳神为魂，阴神为魄。魂魄二字，正犹精神二字。神即是魂，精即是魄。魂属阳，为神；魄属阴，为鬼。
- 7 >> 就人身上细论，大概阴阳二气会在吾身中为鬼神。以寤寐言，则寤属阳，寐属阴；以语默言，则语属阳，默属阴。及动静、进退、行止等，分属皆有阴阳。凡属阳者皆为魂，为神；凡属阴者皆为魄，为鬼。
- 8 >> 人自孩提至于壮，是气之伸，属神；中年以后，渐渐衰老，是气之屈，属鬼。以生死论，则生者，气之伸；死者，气之屈。就死上论，则魂之升者为

神，魄之降者为鬼。魂气本乎天，故腾上；体魄本乎地，故降下。书言「帝乃殂落」，正是此意。殂是魂之升上，落是魄之降下者也。

- 9 >> 易曰：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故知鬼神之情状。言阴精阳气聚而生物，乃神之伸也，而属乎阳。魂游魄降，散而为变，乃鬼之归也，而属乎阴。鬼神情状，大概不过如此。
- 10 >> 以上论鬼神本意
- 11 >> 古人祭祀，以魂气归于天，体魄归于地，故或求诸阳，或求诸阴。如祭义曰「燔燎膋芎，见以萧光，以报气也。」「荐黍稷，羞肝肺首心，加以郁鬯，以报魄也。」郊特牲曰「周人尚臭，灌用鬯臭，郁合鬯臭，阴达于渊泉。」「既灌，然后迎牲，致阴气也。」「萧合黍稷，臭阳达于墙屋，故既奠，然后炳萧合膋芎，凡祭慎诸此。」又曰「祭黍稷加肺，祭齐加明水，报阴也。取腍膋燔燎升首，报阳也。」所以求鬼神之义，大概亦不过此。
- 12 >> 乐记谓「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」，鬼神即是礼乐道理。以乐祀神，乐声发扬，属阳。以礼祀鬼，礼是定底物，属阴。故乐记说：乐者敦和，率神而从天；礼者别宜，居鬼而从地。祭义论「春禘秋尝」，以「春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怵惕之心，如将见之」。秋「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凄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」。故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。故禘有乐而尝无乐，意亦如此。
- 13 >> 夫子谓「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」。盖缘诚意既不接，幽明便不交。
- 14 >> 范氏谓：有其诚则有其神，无其诚则无其神。此说得最好。诚只是真实无妄，虽以理言，亦以心言。须是有此实理，然后致其诚敬，而副以寔心，岂不欲享？且如季氏，不当祭太山而冒祭，是无此实理矣。假饶极尽其诚敬之心，与神亦不相干涉，泰山之神亦不吾享。大概古人祭祀，须是有此实理相关，然后三日斋，七日戒，以聚吾之精神。吾之精神既聚，则所祭者之精神亦聚，必自有来格底道理。
- 15 >> 人与天地万物，皆是两间公共一个气。子孙与祖宗，又是就公共一气中有个脉络相关系，尤为亲切。谢上蔡曰：祖考精神，便是自家精神。故子孙能极尽其诚敬，则己之精神便聚，而祖宗之精神亦聚，便自来格。今人于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实处，却都莽卤了，只管胡乱外面祀他鬼神，必极其诚敬。不知鬼神与己何相关系！假如极其诚敬，备其牲牢，若是正神，不欲非类，必无相交接之理；若是淫邪，苟简窃食而已，亦必无降福之理。
- 16 >> 古人宗法，子孙于祖先，亦只嫡派方承祭祀，在旁支不敢专祭。况祖先之外，岂可又招许多淫祀之鬼入来？今人家家事神事佛，是多少淫祀！孔子谓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今人谄事鬼神，不过只是要求福耳，不知何福之有！
- 17 >> 神不欲非类，民不祀非族。古人继嗣，大宗无子，则以族人之子续之，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，可以嗣续无间。此亦至正大公之举，而圣人所不讳也。后世理义不明，人家以无嗣为讳，不肯显立同宗之子，多是潜养异姓之儿，阳若有继，而阴已绝矣。盖自春秋郈子取莒公子为后，故圣人书曰：莒人灭郈。非莒人灭之，以异姓主祭祀，灭亡之道也。秦以吕政绝，晋以牛睿绝，亦皆一类。仲舒繁露载汉一事：有人家祭，用祝降神。祭毕，语人曰：适所见甚怪，有一官员公裳盛服，欲进而踌躇不敢进，有一鬼蓬头衲袒，手提屠刀，勇而前欲其祭，是何神也？主人不晓其由，有长老说：其家旧日无嗣，

乃取异姓屠家之子为嗣，即今主祭者，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来，其继立本家之祖先，非其气类，自无交接感通之理。然在今世论之，立同宗又不可泛。盖姓出于上世，圣人所造，正所以别生分类。自后有赐姓、匿姓者，又皆混杂。故立宗者，又不可恃同姓为凭，须审择近亲有来历分明者立之，则一气所感，父祖不至失祀。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为后，以姓虽异，而有气类相近，似胜于同姓而属疏者。然晋贾充以外孙韩谧为后，当时太常博士秦秀已议其昏乱纪度。是则气类虽近，而姓氏实异，此说亦断不可行。

- 18 >> 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及其境内之名山大川，大夫祭五祀，士庶祭其先。古人祀典，品节一定，不容紊乱。在诸侯，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；在大夫，亦不敢僭诸侯而祭社稷山川。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礼，曲礼谓：非当祭而祭之，名曰淫祀。淫祀无福。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。假如正当鬼神，自家不应祀而祀他，便是淫祀。如诸侯祭天地，大夫祭社稷，季氏旅泰山，便是淫祀了。
- 19 >> 古人祭祀，各随其分之所至。天子中天地而立，为天地人物之主，故可以祭天地。诸侯为一国之主，故可祭一国社稷山川。如春秋时楚庄王不敢祭河，以非楚之望，缘是时理义尚明，故如此。如士人，只得祭其祖先。自祖先之外，皆不相干涉，无可祭之理。然支子不当祭祖而祭其祖，伯叔父自有后而吾祭之，皆为非所当祭而祭，亦不免为淫祀。
- 20 >>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，诚以天地山川只是阴阳二气，用尸要得二气来聚这尸上，不是徒然歆享，所以用灌，用燎，用牲，用币，大要尽吾心之诚敬。吾心之诚敬既尽，则这天地山川之气便自关聚。
- 21 >> 天子是天地之主，天地大气关系于一身，极尽其诚敬，则天地之气关聚，便有感应处。诸侯只是一国之主，只是境内之名山大川，极尽其诚敬，则山川之气便聚于此而有感召。皆是各随其分限大小如此。
- 22 >> 山林川谷丘陵，能出气为云雨者皆是神。日月星辰，民所瞻仰者，亦皆曰神。其在人，则法施于人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古人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，见祭法篇甚详。若后世祭祀，便都没理会了。
- 23 >> 大夫祭五祀，乃是门、户、灶、行、中溜。自汉以来，以并易行。古者穴处，上为牖取明之处名曰中溜，只是土神。士人又不得兼五祀，间举一两件。在士丧礼却有「疾病祷于五祀」之文，而无其祭。
- 24 >> 郑康成注月令春祀户谓：阳气出，祀之于户内，阳也。夏祀灶谓：阳气盛热于外，祀之于灶，从热类也。秋祀门谓：阴气出，祀之于门外，阴也。冬祀行谓：阴盛寒于水，祀之于行，从辟除之类也。中央祀中溜谓：土主中央而神在室。于此亦见汉时礼学犹明，论鬼神犹主于阴阳为言，犹未失先王之遗意也。
- 25 >> 古人祀典，自祭法所列之外，又有有道有德者死，则祭于瞽宗，以为乐祖。此等皆是正祠。后世如忠臣义士蹈白刃卫患难，如张巡许远死于睢阳，立双庙。苏忠勇公于邕州死节甚伟，合立庙于邕。今贡侯立祠于本州，亦宜。如漳州灵著王以死卫邦人，而漳人立庙祀之。凡此忠臣义士之祠，皆是正当。然其祠宇，须官司为严其扃钥，开闭有时，不与民间褻渎，乃为合礼。在民间只得焚香致敬而已，亦不可越分而祭。
- 26 >> 以上论祭祀祀典

- 27 >> 大凡不当祭而祭，皆曰淫祀。淫祀无福，由脉络不相关之故。后世祀典，只缘佛老来，都乱了。如老氏设醮，以庶人祭天，有甚关系？如释迦亦是胡神，与中国人何相关？假如忠臣义士、配享元勋，若是已不当祭，皆为外神，皆与我无相干涉。自圣学不明于世，鬼神情状都不晓，如画星辰都画个人，以星君目之，如泰山曰天齐仁圣帝，在唐封为天齐王，到本朝以东方主生，加仁圣二字封帝。帝只是一上帝而已，安有五帝？岂不僭乱！况泰山只是个山，安有人形貌？今立庙，俨然垂旒端冕，衣裳而坐，又立后殿于其后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当其配，而为夫妇耶？人心迷惑，一至于此。据泰山在鲁封内，惟鲁公可以祭，今隔一江一淮，与南方地脉全不相交涉，而在在诸州县皆有东岳行祠。此亦朝廷礼官失讲明，而为州县者不之禁。蚩蚩愚民，本不明理，亦何足怪。
- 28 >> 南岳庙向者回禄，太尉欲再造，问于五峰先生。先生答以：「天地与人事本一理，在天为皇天上帝，在人为大君。大君有二，则人事乱矣。五岳视三公，与皇天上帝并为帝，则天道乱矣。而世俗为塑像，为立配，为置男女，屋而贮之，褻渎神示之甚。」后南轩又详之曰：「川流山峙，是其形也，而人之也，何居？其气之流通可以相接也，而字之也，何居？」皆可为正大之论，甚发愚蒙，破聋瞽。
- 29 >> （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，要得气来聚这尸上。据此说，则祭山川而人其形，疑亦古人立尸之意。惜不及质之先生。）
- 30 >> 世俗鄙俚，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，阖郡男女于前期，彻昼夜就通衢礼拜，会于岳庙谓之朝岳，为父母亡人拔罪。及至是日，必献香烛上寿。不特此尔，凡诸庙皆有生朝之礼，当其日，则士夫民俗皆献香烛，殷勤致酒上寿。按古经书本无生日之礼，伊川先生已说破：人无父母，生日当倍悲痛，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？若具庆者可也。以李世民之忍，犹能于是日感泣，思慕其亲，亦以天理之不容泯处。故在人讲此礼，以为非礼之礼。然于人之生存而祝其寿，犹有说；鬼已死矣，而曰生朝、献寿者，何为乎？
- 31 >> 伊川破横渠定龙女衣冠从夫人品秩事，谓：龙，兽也，岂可被夫人衣冠？且大河之塞，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，及吏卒之力，龙何功之有？其言可谓甚正大，又以见张程学识浅深之不同。世俗事真武，呼为真圣，只是北方玄武神。真宗尚道教，避圣祖讳，改玄为真。北方玄武乃龟蛇之属，后人不晓其义，画真武作一人散发握剑，足踏龟蛇，竟传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。
- 32 >> 江淮以南，自古多淫祀。以其在蛮夷之域，不沾中华礼义。狄仁杰毁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区，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庙，伊川先生犹以为存伍子胥庙为未是，伍子胥可血食于吴，不可血食于楚。今去狄公未久，而淫祀极多，皆缘世教不明，民俗好怪。始者土居尊秩无识者唱之，继而群小以财豪乡里者辅之，下焉则里中破荡无生产者，假托此哀敛民财，为衣食之计，是以上而州县，下至闾巷村落，无不各有神祠。朝廷礼官又无识庸夫，多与之计较封号，是以无来历者皆可得封号，有封号者皆可岁岁加大。若欲考论邪正，则都无理会了。
- 33 >> 后世看理不明，见诸神庙有灵感响应者，则以为英灵神圣之祠，在生必聪明正直之人也。殊不知此类其间煞有曲折：一样是富贵权势等人，如伯有为厉，子产所谓「用物精多则魂魄强」之类；一样是壮年蹈白刃而死，英魂不散底人；一样是生禀气厚精爽强底人，死后未便消散；一样是人塑人像时，捉个生禽之猛鸷者，如猴鸟之属，生藏于腹中。此物被生劫而死，魂魄不

散，众人朝夕焚香祷祝，便会有灵。其灵乃此物之灵，非关那鬼神事；一样是人心以为灵，众人精神都聚在那上，便自会灵，如白鲞大王之类；一样是立以为祠，便有依草附木底沉魂滞魄来，窃附于其上；一样又是山川之灵，庙宇坐据山川雄猛处，气作之灵。又有本庙正殿不甚灵，而偏旁舍有灵者，是偏旁坐得山川正脉处故也。又有都不关这事，只是随本人心自灵，人心自极其诚敬则精神聚，所占之事自有脉络相关，便自然感应，吉凶毫发不差，只缘都是一理一气故耳。所谓「齐戒以神明其德夫」，即此意。

- 34 湖南风俗，淫祀尤炽，多用人祭鬼，或村民哀钱买人以祭，或捉行路人以祭。闻说有一寒士被捉，缚诸庙柱，半夜有大蛇张口欲食之，其人识一咒，只管念咒，蛇不敢食，渐渐退缩而去。明早士人得脱，诉诸官人，以为咒之灵所致，是不然。凡虎兽等食人者，多是挑之使神色变动方食，神色不动则不敢食。若此人者，心自以为必死，无可逃，更不复有惧死之念矣。只一味靠咒，口只管念咒，心全在咒上，更无复有变动之色，故蛇无由食之，亦犹虎不食涧边婴儿之类，非关咒灵之谓也。
- 35 闻说南轩曾差一司户破一大王庙，才得牒即两脚俱软，其人卧乘舆而往。到庙中取大王像，剖其腹，有盘数重，中有小合，盛一大白虫，活走，急投诸油煎之。才破合见虫，脚便立愈。推此，其他可以类见。
- 36 以上论淫祀
- 37 天地间亦有沉魂滞魄不得正命而死者，未能消散，有时或能作怪，但久后当自消。亦有抱冤未及雪者，屡作怪，才觉发便帖然。如后汉王纯驿中女鬼，及朱文公断龙岩妻杀夫事。
- 38 大抵妖由人兴，凡诸般鬼神之旺，都是由人心兴之。人以为灵则灵，不以为灵则不灵。人以为怪则怪，不以为怪则不怪。伊川尊人官廨多妖，或报曰：鬼击鼓。其母曰：把捶与之。或报曰：鬼摇扇。其母曰：他热故耳。后遂无妖。只是主者不为之动，便自无了。细观左氏所谓「妖由人兴」一语，极说得。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。
- 39 昔有僧入房将睡，暗中误踏破一生茄，心疑为蟾蜍之属，卧中甚悔其枉害性命。到中宵忽有扣门觅命者，僧约明日为荐拔，及天明见之，乃茄也。此只是自家心疑，便感召得游魂滞魄附会而来。又如遗书载：一官员于金山寺荐拔亡妻之溺水者，忽婢妾作亡魂胡语，言死之甚冤。数日后有渔者救得妻，送还之。此类甚多，皆是妖由人兴。人无衅焉，妖不自作。
- 40 赖省乾占法有鬼附耳语。人来占者，问姓几画，名几画，其人对面默数，渠便道得。或预记定其画，临时更不点数，只问及便答，渠便道不得。则「思虑未起，鬼神莫知」，康节之言，亦见破此精微处。
- 41 张元郡君死后，常来与语，说渠心下事。一道士与围棋而妻来，道士捉一把棋子，包以纸，令持去问，张不知数便道不得。曰：我后不来矣。此未必真是其妻，乃沉魂滞魄随张心感召而来，被道士窥破此机，更使不得。世之扶鹤下仙者亦如此，识字人扶得，不识字人扶不得。能文人扶，则诗语清新；不能文人扶，则诗语拙嫩。问事而扶鹤人知事意，则写得出；不知事意则写不出。与吟咏作文章，则无不通；问未来事则全不应。亦可自见。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托，盖鬼神幽阴，乃藉人之精神发挥，随人知识所至耳。便见妖非由人不可。

- 42 >> 昔武三思置一妾绝色，士夫皆访观。狄梁公亦往焉，妾遁不见，武三思搜之，在壁隙中语曰：我乃花月之妖，天遣我奉君谈笑。梁公时之正人，我不可以见。盖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，鬼神魑魅自不敢近，所谓「德重鬼神钦」。鬼神之所以能近人者，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。
- 43 >> 以上论妖怪
- 44 >> 「敬鬼神而远之」，此一语极说得圆而尽。如正神，能知敬矣，又易失之不能远；邪神，能知远矣，又易失之不能敬。须是都要敬而远，远而敬，始两尽幽明之义。文公语解说：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。此语示人极为亲切。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，须是尽事人之道，则尽事鬼之道断无二致。所以发子路者深矣。